

析論李清照詞中的幽香世界

周淑媚*

摘 要

李清照「香詞」具有多種層次的意蘊，既涵蓋自然與用品之香，同時在投射心理感知時，接受暗示力量最強的嗅覺氣味之「香」意象又成為追尋往事的最佳線索，折射出詞人在封建社會對女性遮蔽性存在的人生迷惑與生命情感的內焰。然而，在李清照詞的研究中，擁有比言語、情緒或是記憶更具獨特豐富性與感染力的嗅覺氣味之「香」意象，孤芳自賞，少人問津。本文著重探析李清照「香詞」中受嗅覺氣味所誘發之心理活動與情感軌跡，以嗅覺氣味的香意象為線索，分別從意象組合、審美觀照等面向論述李清照香詞既緣由現實又冠絕現實之特有的人生體察與遁逃方式，嘗試透過嗅覺氣味的「香」意象觸摸詞人的情感脈搏，及其「香」意象書寫與美感觀照。

關鍵詞：李清照、香意象、審美分析

*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On the Scent World in Li Qing Zhao's Ci

Chou, Shu-Mei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Li Qing Zhao's "Xiang Ci" (Scent Ci) has various meaning levels, covering the scent of nature and goods. When projecting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the "scent" image of the most powerful olfactory smell becomes the best clue to pursue the past. It reflects the poet's confusion and life emotions on the female's masked of life's existence in feudal society. However, in Li's Ci research, instead of the "scent" image, scholars discussed words, emotions or memories.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psychological activity and emotional trajectory induced by the smell in Li's "Scent Ci," taking the scent image of smell as a clue, to discuss Li's unique way of life observation and escape from the image combination, aesthetic view. It aims to sense Li's emotions through the smell of the "scent" image and its "scent" image writing and aesthetic perspective.

Keywords: Li Qing Zhao, Scent Image, Aesthetics Analysis

析論李清照詞中的幽香世界

周淑媚

一、前言

中國詞壇上不乏才氣出眾的女性，惟其真正能與男性文人相提並論且絲毫不遜色者，非宋代詞人李清照莫屬。李清照生於北宋神宗元豐 7 年（1084），其卒年約在南宋高宗紹興 25 年（1155）以後。¹她的出生地齊州章丘縣明水鎮（今山東濟南）²在 56 年後誕生另一位豪放派代表詞家辛棄疾（1140-1207）。清代詩論家王士禛（1634-1711）曾繫聯二人評論道：「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僕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³將李清照推向婉約派宗師的寶座。一介女流的李清照，雖無永垂青史的事功，然因出群超眾的才思，吸引歷代學者關注目光，故能清晰留下足供後人追嗣風範的輪廓。

作為詞史上最重要的女性詞人，自宋元以降，世人對其文學評價呈顯出複雜又矛盾的心態；既承認她是擅長詩詞的女性，又對其大膽言辭與晚節有所忌諱。檢索李清照所生存時代文人對她的評價，迄今尚存 37 則⁴；梳理其中內涵，可發現這些評論大抵圍繞著其詩文、詞作、收藏及再嫁等四方面。基於宋代社會對婦女形象的要求，宋人在討論李清照作品時，總將才學與德行結合，尤其是改嫁問題⁵，成為爭論焦點。對於李清照的才學多數人予以肯定，如：

¹ 宋·李清照著，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 267。

² 「宋李氏名清照，號易安處士，格非之女，天才秀發，詞筆妙麗，適翰林承旨趙明誠。」清·楊學淵等編：《章邱縣鄉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頁 106。

³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685。

⁴ 褚斌傑等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25。

⁵ 有關李清照改嫁問題，詳參何廣棧：《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臺北：九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

趙明誠妻，李格非女也。善屬文，於詩尤工。晁無咎多對士大夫稱之。如「詩情如夜鵲，三繞未能安」，「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之句，頗膾炙人口。⁶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知易水寒。」忠憤激發，所刺者深。⁷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清照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云云。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⁸

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小詞多膾炙人口，已版行於世。⁹

易安居士李氏，……晚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致。至於「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煉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¹⁰

在宋人眼中，李清照的詩名勝過詞名，雖傳世的詩作不多，然均普遍獲得好評；她的〈祭湖州文〉更得謝伋（1099-1165）稱許為「婦人，四六之工者。」¹¹至如詞作，雖獲讚「善為詞，有《漱玉詞》三卷」¹²，且有針對其詞予以仿效或唱和之作的「效易安體」¹³傳世；惟重才貶德，是宋人評價李清照的普遍趨向。如莊綽（約

⁶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8。

⁷ 胡仔引《詩說雋永》語。見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後集》（臺北：世界書局，1976），頁667。

⁸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頁1484。

⁹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386-393。

¹⁰ 宋·張端義：《貴耳集》（臺北：廣文書局，1969），頁145。

¹¹ 宋·謝伋：《四六談塵》（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頁9。

¹² 宋·黃昇：《絕妙詞選》，收入唐圭璋等點校：《唐宋人選唐宋词》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675。

¹³ 如辛棄疾有〈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朱敦儒有〈鵲橋仙·和李易安金魚池蓮〉；劉辰翁自言頌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遂倚其聲再作〈永遇樂〉，見宋·劉辰翁著，蕭逸校點：《須溪詞·永遇樂並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39-140。

1079-?)曰：「時趙明誠妻李氏清照，亦作詩以詆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後世皆當為口實矣。」¹⁴此「口實」指的正是李清照改嫁之事。胡仔(1095?-1170)引《詩說雋永》稱其詩，但也指摘：「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儉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¹⁵論詞以雅正為準的王灼(1105-1160?)先稱其：「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瞻，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旋批其改嫁失德：「趙死，再嫁某氏，訴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後以雅正觀點菲薄其詞說：「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¹⁶

這數十條毀譽互見的文獻，雖隻言片語，卻也精闢概括李清照作品風格特徵，奠定明清詞論對其詞風特色和詞史地位認識與評價的基礎¹⁷；同時映襯出宋代士大夫階層對當時女性作家的總體看法。李清照的女性身分猶如一把雙刃劍，既讓她獲得文壇更多關注，同時也給她帶來不少批評和詆毀。繆鉞(1904-1995)較早關注並提出「詞本以妍媚生姿，貴陰柔之美，李清照為女子，尤能得其天性所近」¹⁸，鏈結「性別」與「書寫」關係，將李清照文學成就歸因於詞體本身陰柔及女性天生性格。關於李清照女性身分和詞作的關係，葉嘉瑩(1924-)說得透徹：

私意以為李清照本有多方面之才華，如其詩、文各體之作，皆有可觀，且無絲毫之婦人氣，而獨於其詞作則純以女性之語言寫女性之情思，表現為「纖

¹⁴ 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43。

¹⁵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頁413。

¹⁶ 宋·王灼：《碧雞漫志》，收入李孝中、侯柯芳輯注：《王灼集》(成都：巴蜀書社，2005)，頁242。

¹⁷ 據筆者統計《李清照資料彙編》所收錄歷代文人對李清照及其作品評論，其中稱「趙明誠妻」者39處，稱「李格非女」者24處；稱「李清照」或「李易安」，將她視為獨立個體而非趙明誠或李格非附庸者凡125處。由此可見評論者對李清照的定位及認可程度。

¹⁸ 繆鉞：《詩詞散論·論易安詞》(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4)，頁33-38。

柔婉約」之風格，此種情況之出現，蓋皆由於李氏心目中之存有「詞別是一家」之觀念，有以致之。……。本來以女性之作者，使用女性語言和女性化之文體，來敘寫女性自己之情思，自然應該可以在其純乎純者之女性方面，達到一種過人的成就。¹⁹

張淑香（1948-）進一步指出李清照詞由「男子作閨音」的代言變成女性現身說話的自我書寫特徵，蘊含自傳色彩，是「女性本身的聲音和經驗的表達」。²⁰

長久以來，作為「被賦予性別的文類」²¹，所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的詞²²，在男性作家筆下的女子常呈顯柔弱、消極、匱缺、為情所困、作夢等待而沒有行動能力，只屬於過去與回憶、不可重返的他者形象。²³以女性第一人稱發聲的李清照，雖亦難脫傳統男性之詞的規範與制約，然其鮮明生活氣息的意象書寫，既有自我觀照的自傳色彩，又凸顯女性本我的真面目，漸次跨越男性制式詞作中女性形象的想像圖式。

李清照詞是中國詞壇重要組成部分，其獨特狹窄視覺意象所護持的體驗意趣、內在情感及女性氣質，催生不同於傳統男性文人類型的詞作。研究李詞中意象符號與情感空間，對分析後世女性詞人及詞學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然眾多研究成果中，對李清照詞意象多集中在她所偏愛的「花」、「愁」、「酒」、「風」和「雨」等情感話語表述的憑藉；這些反覆出現在詞中被多加點染的意象，不斷地被研究者賦予類型化的象徵意義，並一再翻新詮釋著，唯獨擁有比言語、情緒或記憶更具獨特豐富性與感染力的嗅覺氣味之「香」意象，在李詞的研究中孤芳自賞，少人問津。²⁴

¹⁹ 葉嘉瑩：《詞學新詮》（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175-176。

²⁰ 張淑香：〈典範·挪移·越界——李清照詞的「雙音言談」〉，收入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 52。

²¹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收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 102。

²² 清·劉熙載著，薛正興點校：《劉熙載文集·藝概·詞曲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150。

²³ 張淑香：〈男性情色幻想的美典——溫庭筠詞的女性再現〉，《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7（2000.9），頁 125。

²⁴ 本文以王偉勇：《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1935-2011）》（臺北：里仁書局，2016）為主要參考書，輔以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國知網 CNKI「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以「李清照」為查詢字詞，搜尋包括論文名稱、主題及關

李清照「香詞」具多種層次意蘊，既涵蓋自然與用品之香，且在投射心理感知時，接受暗示力量最強的「香」意象又成為追尋往事的最佳線索，從而折射出詞人在封建社會對女性遮蔽性存在的人生迷惑與生命情感的內焰。本文著重探析李清照香詞中受嗅覺氣味所誘發之心理活動與情感軌跡，以嗅覺的香意象為線索，從意象組合、審美觀照等面向論述李清照香詞既緣由現實又冠絕現實之特有人生體察與遁逃方式，嘗試透過嗅覺氣味的「香」意象觸摸詞人的情感脈搏，及其「香」意象書寫與美感觀照。

鍵詞等欄位，所得資料交互參照，自 1966 年迄 2019 年，共得碩士論文 180 篇（臺灣 39 篇、大陸 115 篇、韓國 15 篇、美國 5 篇、香港 3 篇、德國 2 篇、越南 1 篇）、博士論文 5 篇（臺灣 2 篇、大陸 1 篇、德國 1 篇、澳洲 1 篇）。5 篇博士論文依寫作年代分別為：任日鎬《宋代女詞人及其詞作之研究》（政治大學，1982），屬女性群體研究；Dauber Dorothee《雕琢之玉：論詞人李清照（1084-1155？）》（柏林洪堡大學，1999），為詞人研究；Wang, Ping《駿馬、秋風、杏花、春雨：李煜和李清照詞的比較研究》（雪梨大學，2000），屬比較研究；鄺青《李清照詞英譯對比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5），為翻譯研究；張嘉惠《北宋詞閨閣書寫之研究——以柳永、秦觀、李清照為觀察對象》（高雄師範大學，2011），屬比較研究。180 篇碩士論文，研究類別以其人、其詞及接受研究為大宗，共 93 篇，研究者考察詞人生平、性格思想、生活情趣，並對作品版本、修辭、音韻、詞情、風格、詞篇意象（花、鳥、酒等）、詞學主張、女性意識、性別及認同等各方面進行探究；上述論文僅陳怡君《李清照性格思想及生活情趣探究》（彰化師範大學，2004）小幅涉及香品、香器及使用方法，林玉娟《易安詞之詠物與物我觀照研究》（明道大學，2016）言及詠花詞中的自然植物之香氣，其餘均未針對嗅覺的香意象進行論述。此外，翻譯研究有 29 篇，其中 28 篇為英譯研究，或從闡釋學理論、圖式理論，或以陌生化視角、互文視角分析比較李清照詞的英譯本；唯一一本非英譯研究的林權禹《〈品中國文人〉漢朝翻譯實踐報告》（延邊大學，2018），是朝鮮語的翻譯研究。比較研究 28 篇，研究者分別將李清照與花間詞、個別詞家如李煜、柳永、秦觀、周邦彥、蕭觀音、朱淑真、辛棄疾、納蘭性德、徐燦、葉嘉瑩等人作品比較，或從文化角度與西方女作家如克莉絲蒂娜·羅塞蒂、伊麗莎白·巴萊特、白朗寧、愛米麗·狄金森以及有朝鮮「李清照」之稱的許蘭雪軒進行作品風格或表現手法之對比研究。群體地域研究 12 篇：11 篇為宋代女性詞人研究，1 篇為南渡詞人研究。主題研究共 5 篇：2 篇論宋代女性詞人的「花」、「酒」、「樓」意象與女性意識研究；2 篇與本文較為相關的主題研究，其中沈燕《「水滿平湖香滿路」——論唐宋詞中的香世界》（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分述溫庭筠、李清照、姜夔三人筆下的香世界，較多篇幅討論李詞中的香意象；朱靜雯《北宋詞之香意象研究》（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僅略提 4 首李詞帶過；1 篇從節序詞看北宋女性生活。另有 13 篇可視為跨領域研究，包括李清照詩詞作品吟唱或舞劇演繹分析 6 篇，4 篇李清照作品的教學研究，2 篇影像設計創作，1 篇李清照「詩意」旅游品衍生設計。

二、李清照詞中的「香」意象探析

本文研究範疇以王仲聞（1901-1969）《李清照集校注》、徐北文（1924-2005）《李清照全集評注》、徐培均（1928-2019）《李清照集箋注》、何廣棧（1940-）《李易安集繫年校箋》為文本依據。²⁵若文本採最大值認計，則 55 首詞共出現香意象 30 首。²⁶本文以審慎態度採較小值認計，李清照 44 首詞中出現香意象者共 26 首²⁷；佔全部作品半數以上比例的「香」意象在李詞大量出現，表徵其乃詞人本色的關鍵意象。

（一）李清照香詞意象的分類

李清照詞的特色在於她擅長借有形有色之物將各種細微情狀曲折表出，觸目偶拾之物無一不成其深切婉曲之情感寄託。出身書香世家的詞人，前期生活衣食無虞，故能充分追求高雅生活情趣，豐富其人生美感經驗，發揮才女天性稟賦。李詞中可感的日常生活消遣有琴棋書畫，居室內飲酒、熏香、烹茶等靜態趣味，戶外賞花、泛舟、節日踏青等動態活動。出生於香文化高峰期的宋代，閨閣繡闥精緻生活與悲秋傷春念遠懷人不可或缺的「香」意象，在易安詞中頻繁出現，成為詞人情感的最佳載體。

明代王廷相（1474-1544）說：「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言微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²⁸指出妥善運用意象可使詩歌感動契合人心。本文所言說之「意象」，大抵承續中國傳統文論，並

²⁵ 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0）；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何廣棧輯撰：《李易安集繫年校箋》（臺北：里仁書局，1980）。

²⁶ 王仲聞本收錄 43 首，徐北文本收錄 48 首，徐培均本收錄 53 首，何廣棧本收錄 43 首。最大值認計標準以徐培均本 53 首加入王仲聞本與徐北文本均收而徐培均未錄之〈瑞鷓鴣・風韻雍容未甚都〉、〈怨王孫・湖上風來波浩渺〉2 首，共 55 首。

²⁷ 較小值認計標準以四本中任三本皆收錄者為範，共計 44 首，其中出現香意象者，凡 26 首。

²⁸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藝薈談宗・與郭價夫學士論詩書》（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頁 1213。

參酌近人論著，綜合理解為「經過詩人思想感情的化合與點染，滲入詩人的人格和情趣」。²⁹意象不僅呈顯客體固有本質和情調，且體現主體感受與情意。以此考察衡定李清照詞中的香意象，可分為兩個層面：（一）作為名物的香，即草木有芳香者或香料製品，屬於自然意象；詞人以精當詞語對客觀存在物象進行描摹，並將自己的情意投射到物體，使物象呈現主體的情趣，甚至具有和主體相同的感受。（二）訴諸感覺的香，因主體感受或情緒映照浸染，使原本沒有氣味的物體在詞人筆下散發醉人的芬芳，是審美主體的直接感知或情感的映照投射。

屬於嗅覺的芳香氣味，是最微妙也最難以言傳的感覺，且在記憶中留下頑強的軌跡。香味與四周景物、回憶中的人事地物雜揉，生動喚起詞人「埋藏在氣味中的情感」。³⁰葛洪（283-343）《抱朴子》云：「色不均而皆艷，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³¹認為文章風格與作者才思多彩多樣，不能強求一律；聲色香味不同，正表明各有獨特之性。李清照香詞，13首涉及香料製品，出現最多的香品是瑞腦，共4首；其次是沉香，有3首；5首泛寫熏香，1首寫篆香。自然植物之香有11首³²，包括梅香4首³³，桂香、菊香各2首³⁴，藕香1首，花香1首，另有1首寫香藥。感覺香4首，分寫香腮、塵香、香車、香輪及芳塵。李詞中別具滋味的香意象，正呼應「香非一而并芳」之言。茲將李清照香詞意象分類及詞句出處分列，如下表：

²⁹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55。

³⁰ 〔荷〕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著，張朝霞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為什麼「遺忘」？》（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53。

³¹ 晉·葛洪著，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廣譬》（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33。

³² 自古香料來源多取自草本和木本植物，草本乃採集植物之花、葉、根、種子等，加工製成香料；木本多以木材、樹皮、汁液、油脂等作為香料來源。李詞中僅〈漁家傲·天接雲濤〉、〈浣溪沙·莫許盃深〉、〈鳳凰臺上憶吹簫〉、〈蝶戀花·淚濕羅衣〉、〈行香子·草際鳴蛩〉5闕詞未言及花木。本文關於李清照香詞之界定，未免失之浮泛，植物香僅認取李清照詠花詞中出現香意象（香、芳、熏）之詞者。

³³ 〈滿庭芳·小閣藏春〉既寫篆香，又嘆梅花「香消雪減」。

³⁴ 〈醉花陰〉寫瑞腦香，又云「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李清照香詞意象分類表				
香意象		出處		詞句
名物之香	香料製品	熏香 5 首	念奴嬌	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
			鳳凰臺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
			轉調滿庭芳	當年、曾勝賞，生香熏袖，活火分茶
			憶秦娥	斷香殘酒情懷惡
			菩薩蠻·歸鴻聲斷	背窗雪落爐煙直
		瑞腦 4 首	浣溪沙·莫許杯深	瑞腦香消魂夢斷
			浣溪沙·髻子傷春	玉鴨熏爐閒瑞腦
			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
			鷓鴣天·寒日蕭蕭	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
		沉香 3 首	浣溪沙·淡蕩春光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沉水裊殘煙，夢回山枕隱花鈿
			孤雁兒	沉香斷續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
			菩薩蠻·風柔日薄	沉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篆香	滿庭芳	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
	自然植物	梅香 4 首	漁家傲·雪裏已知	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
			玉樓春	不知蘊藉幾多時（香），但見包藏無限意 ³⁵
			訴衷情	更接殘蕊，更撚餘香，更得些時
			滿庭芳	莫恨香消雪減，須通道，掃跡情留
		桂香 2 首	鷓鴣天·暗淡輕黃	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跡遠只香留
			山花子·揉破黃金 ³⁶	熏透愁人千里夢，卻無情
		菊香 2 首	醉花陰	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
			多麗	微風起，清芬醞藉，不減酴醾
		藕香	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簫秋
		花香	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
感覺之香		荳蔻	山花子·病起蕭蕭	荳蔻連梢煎熟水，莫分茶
		香腮	浣溪沙·繡面芙蓉	斜飛寶鴨襯香腮
		香輪	慶清朝	東城邊、南陌上，正日烘池館，競走香輪。
		芳塵		綺筵散日，誰人可繼芳塵
		香車	永遇樂	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塵香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二）李清照香詞意象組合及其意蘊

詩歌意象和與之相適應的詞藻具有時代及個性特點。對此，錢鍾書（1910-1998）

³⁵ 王仲聞、徐北文、何廣棧諸本均作「香」，唯徐培均本作「時」。

³⁶ 王仲聞、徐北文、何廣棧諸本均作「攤破浣溪沙」，唯徐培均本作「山花子」。

有段精闢的見解：

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裡創作。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體裁、風格的去取，給予他以機會，同時也限制了他的範圍。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³⁷

同一個時代的文人因環境、思想與唱和交流相互影響，總有慣用的意象和詞彙；然則，個別作家因個人感悟與才情，亦體現出不同的生命節律與心靈情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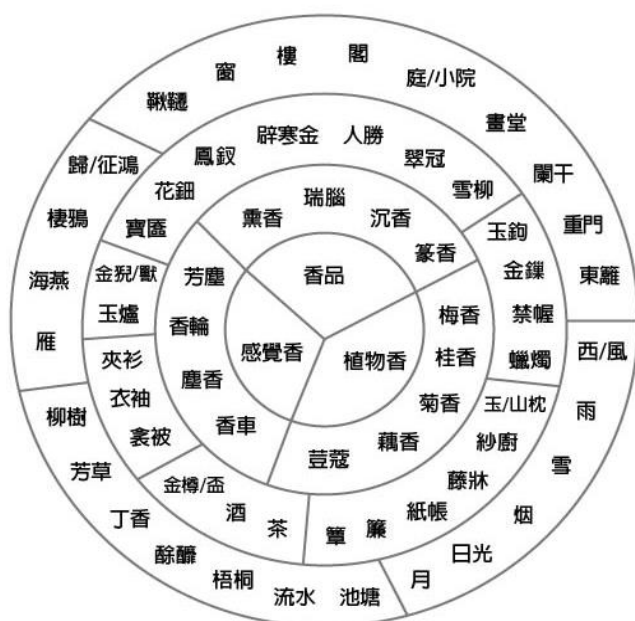
貫串李清照一生的「香」是其詞作中重要的核心意象。相較於其他感官，普遍被西方美學家視為審美感官中較低層次的嗅覺體驗，因著感知主體與被感知物之間的直接關係，反使其可及性增強。不同於視覺和聽覺的感知經常伴隨空間的距離，而觸覺與味覺的感知距離又猶如肌膚之親般地緊密相依，處於兩者間的嗅覺，不即不離地兼備遠與近的官能要素。職是之故，嗅覺能較普遍地向其他感官投射，儘管其間可能因與被感知對象的距離相近，致使審美心理逼仄產生一定的限制性，然而與只有在條件俱足的前提下，人們才能夠聽、看、觸相比，散發香味的香物，以空氣為介質作用於人的嗅覺，隨著每一次的呼吸吐納，時時刻刻在嗅聞著的詞人，更能真切地表達生活體驗與生存意義。

迥異於其他日常物品的使用習性，氣味作用是一特殊動態變化過程。從客觀物質來說，氣味會隨時間流逝、空間距離增大、空氣濕度改變等因素而有濃淡的變異。就主觀心理而言，氣味予人的心理波動會隨時間或空間等環境條件轉變而產生變化。嗅覺感受到來自空氣中散發的氣息，因此，嗅覺是空間性的感覺；然當氣味留存在人的記憶中，嗅覺又有時間的維度，從現在回到過去某個時段的氣味記憶。時間創造平靜和動盪，亦創造記憶和感受。李清照一生享受過優雅從容的早年，經歷青州至南渡前孤單寂寞的中年，終至南渡後漂泊亂離的晚年，無論哪一階段，其詞作始終散發出濃重的愁緒，然自始至終陪伴她的正是這股柔婉纏綿的幽香。

李清照詞中的香意象組合方式多彩多樣，從香的載體言，有瑞腦香、沉香、篆

³⁷ 錢鍾書：〈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1-2。

香、花香、梅香、桂香、菊香、藕香、荳蔻香。就香的程度言，有濃香、清芬、暗香、餘香、幾多香、香少、香消、香冷、香殘和斷香。依香的意象名詞言，有香腮、香臉、香車、香輪、塵香、芳塵等。無論是少女閒愁、少婦離愁、棄婦哀愁、嫠婦悲愁，抑或南渡後的鄉愁，李清照香詞中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愁緒，透過香意象與其他相呼應意象群的組合，為香氣的發散流動創造典型的場景空間，同時也重現曾經逾越的時間與記憶。以氣味為中心與之相並置或相疊加的意象可繪成一幅李清照香詞中獨特的香意象圖譜（如下圖）。



香意象群圖譜

就此圖譜言，李清照詞中所使用的意象群「物材」可分為兩類：（一）人工性物類，包括器物、服飾、飲食、建築等；（二）自然性物類，包括植物、動物、天象、時節和地理等。作為心靈的外化形式，香意象與詞人精心挑選的意象群並置疊加，通過身體與知覺、物品與空間的通感³⁸與共鳴，既交織纏繞又互相映射，從而組接營構出屬於自己的幽香世界。

³⁸ 1962 年錢鍾書援引西方「感官呼應論」，提出「通感」（感官互通）的創造性見解。見錢鍾書：〈通感〉，《七綴集》，頁 56。

1、從「玉爐沉水裊殘煙」到「沉香烟斷玉爐寒」

作為女性生活重心的私密空間，閨房物品之陳設展現居住者的生活情趣與品味。李清照「閨中熏香」詞正彰顯其高雅的生活美學情態。閨中熏香包含三件事：香品、香器及使用方法。詞人慣用的香品有瑞腦、沉香、篆香及泛香。《西陽雜俎》云：「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為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³⁹由是可推知李詞中「瑞腦香消魂夢斷，辟寒金小髻鬟鬆。」⁴⁰的瑞腦應是龍腦香。香氣馥郁的龍腦，具有明目鎮心的功效⁴¹，亦可添加在茶餅中作成香茶⁴²，最著名者莫如北宋的貢茶「龍鳳團茶」。沉香又名沉水香⁴³，是中國少數本土生產的香藥，其「香氣入脾，故能理諸氣而調中」⁴⁴，有鎮靜安眠效果的沉香，總出現在詞中人夢斷將醒未醒之際：「沉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頁 131）

香品需透過香爐焚燒或煨炙催熱以取味；「焚香」是使香爐保持溫熱狀態，作為情感外化的審美藝術符號，「爐」是詞人表現主觀情思最有效的「道具」之一。早在南朝樂府民歌中即有：「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⁴⁵以香與爐比喻密不可分的愛人。李詞中的「熏香」可視為藝術符號意義上的一種愛情象徵和宣洩。儘管香爐不必然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所指稱是女性器官的象徵物⁴⁶，然「爐」意象能喚起詞人經驗中溫馨美好的記憶，是往昔歡愉

³⁹ 唐·段成式：《西陽雜俎·忠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卷 1，頁 45。

⁴⁰ 宋·李清照：〈浣溪沙〉，見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 6。按：爾後引李清照作品悉以此書為準，逕標頁碼於其後，不再一一附註。

⁴¹ 「龍腦香及膏香，味辛、苦，……主心腹邪氣，風濕積聚，耳聾，明目，去日赤膚翳。」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46 冊，頁 644。

⁴²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宋·蔡襄：《茶錄·上篇論茶·香》，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50 冊，頁 637。

⁴³ 吳·萬震《南州異物志》對沉香有如下描述：「沉水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斫壞樹，著地積久，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沉香。」引自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香部二》（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4349。

⁴⁴ 清·汪昂著，謝觀、董丰培評校：《本草備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頁 167。

⁴⁵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721。

⁴⁶ 「女性生殖器則以一切有空間性和容納性的事物為其象徵，例如坑和穴，罐和瓶，……口袋等。」〔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導論》，收入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長春：長春出版社，2006），頁 90。

的「象徵物」；當這種歡樂感逝去，詞人會在記憶裡苦苦搜尋往日痕跡，此時「爐」又成為昔日歡聚的「見證物」。因此，詞人在對愛情的渴望與「熏香」之間形成相互融滲的關係；於是，「熏香」成為一種文化儀式，通過這種儀式，有助於詞人排遣別離的相思與哀愁。

被視為抒寫少婦閒情的〈浣溪沙〉云⁴⁷：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爐沉水裊殘烟。夢回山枕隱花鈿。 海燕未來人鬪草，
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疏雨濕秋千。（頁 116）

這是一首寒食即景之作。詞人用白描手法，以「夢回」為中心，上片逆挽，下片順寫，從室內到戶外，由清晨到黃昏，既錯綜變化又層次分明。全詞六句，顯示六個畫面，透過嗅覺香意象的「玉爐」、「沉水」、「殘烟」，與閨閣內的「春夢」、「山枕」、「花鈿」，戶外自然物象的「寒食」、「春光」、「黃昏」、「疏雨」、「江梅」、「柳綿」，人工物象的「秋千」，以及未的「海燕」與鬪草的「人」等意象相疊合，描繪出在暖風醉人的寒食節候，裊裊沉香繚漫的閨中，少婦「寒食鬪草的喜悅，惜春的淡淡哀郁和『青春期激盪的輕愁』。」⁴⁸

宋代香爐造型活潑多樣，《香譜》云：「香獸以塗金為狻猊、麒麟、鸞鴨之狀，空中以然香；使烟自口出，以為玩好。」⁴⁹說明熏香的過程既有香氣繚漫的嗅覺享受，又有香烟徐徐升起視覺效果。當隨風賦形的香烟，無意識地飄散乃至消融於空氣中，這一動態過程所纏繞的正是〈菩薩蠻〉所闡述的：「歸鴻聲斷殘雲碧，背窗雪落爐煙直」（頁 102）的萬千愁緒和動人情懷。

在香氣氤氳的閨房內，象徵婚姻生活美滿的床、枕、被等寢具常與「帳」繫連在一起，標識確立某一區域的空間位置。且由於帷帳的掩護，熏爐中的香氣得以更加持久綿長。〈浣溪沙〉云：

⁴⁷ 徐北文以為早期作品；黃墨谷將此歸為「大觀元年以前之作」；徐培均指為建炎 3 年春在江寧時作。分參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92；黃墨谷輯校：《重輯李清照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 117。

⁴⁸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93。

⁴⁹ 宋·洪芻：《香譜·水浮香》，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150 冊，頁 231。

髻子傷春慵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疎。玉鴨熏爐閑瑞腦，
朱櫻斗帳掩流蘇。遺犀還解辟寒無？（頁 70）

徐培均以爲屏居青州之作，時趙明誠常出外搜求古文碑刻，詞人居「每感寂寞慵怠」，故作此詞抒懷。⁵⁰詞以白描手法，正面描繪、反面襯托閨婦夜晚傷春懷人之情。上片選取典型形象：「晚風」、「庭院」、「落梅」、「淡雲」、「疎月」等意象，由人及物、從近而遠，情景相因，應和首句所渲染的「傷春」、「懶更梳」的閨婦愁緒。不同於「玉爐沉水裊殘烟」，將情思化散成可見之象的裊裊殘烟，下片本該點燃而未燃的「閑」、「瑞腦」，與閨房內華美的物品「玉鴨熏爐」、「斗帳」、「流蘇」、「遺（通）犀」⁵¹等意象並置陳列，反襯出傷春女子懷人的意緒。

理應帶給感官愉悅的香氛，隨著香的發散性卻反而加劇閨中人內心的憂愁苦悶。表述「離懷別苦」的閨情佳作〈鳳凰臺上憶吹簫〉云：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頁 59）

詞人以長調體式委婉細膩地鋪敘離別時的情景與心緒：香冷不續、紅被凌亂、髮髻不整、鏡奩沾塵、日晚未起，五句極力描寫「慵」態。由「香冷金猊」所醞釀出的淒清幽寂的氛圍，觸發詞人「欲說還休」，非病酒、不悲秋，閨中濃愁；這「生怕離懷別苦」的相思，與〈念奴嬌〉：「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頁 75）中「不許不」的感受正相合拍。

以梅作為個人悲歡的見證，敘寫丈夫去世後孤寂生活和悲絕心情的〈孤雁兒〉，從閨情詞常見意象之床、帳、香爐寫起，通過斷而未續的沉香和冷卻的香爐形塑悼亡氛圍：

藤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香烟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疏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箇人堪寄。（頁 123-）

⁵⁰ 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 71。

⁵¹ 徐北文以「遺」，應為「通」之誤。見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95。

124)

詞人以景抒情：相較前述華美的「朱櫻斗帳」，諭示恩愛合歡不再的「藤床紙帳」寫景，徒留淒涼慵怠的「無佳思」抒情；渲染環境清冷的香意象「沉香烟斷玉爐寒」寫景，將悲苦之情變成具體可感形象的「伴我情懷如水」抒情；自然物象的風雨「小風疏雨瀟瀟地」寫景，以雨催淚的「又催下千行淚」抒情；直指悼亡主題的「吹簫人去玉樓空」寫景，呼應〈孤雁兒〉詞牌的「腸斷與誰同倚」抒情。「每層均前景後情，借景抒情，情隨景遷，景景生哀。」⁵²結句化用南朝陸凱贈梅范曄典故，表達「沒箇人堪寄」的悵然之傷。

2、從「不知蘊藉幾多香」到「熏透愁人千里夢」

園中花落香消，是李清照傷逝情感的主要敘述話語。擅長以細微物態描摹情感的詞人通過晦明變化的花姿承載心中的羈絆；或惜花憐草以懷春、或好花明月以自況、或簪花並蒂以相娛，更有藉花草傳寫心曲、寄寓身世遭際的喟嘆。⁵³葉嘉瑩說：「花予人以最深切最完整的生命」。⁵⁴在對花的描繪與意象形塑過程中，詞人以作為封建時代女性狹窄的視覺局限，通過人花互喻、心花互釋的藝術心理定勢，使各種花朵在香氣四溢的嗅覺體驗之餘，其花姿意態也都成為情感的依託，並在更多寓意上烙刻詞人的生命印痕。

伴隨人生經歷的淬煉，梅花在詞人筆下不僅止於人格象徵，梅香更在某種程度上見證其愛情和人生歷練，貫串詞人一生的詠梅之作，形成前後不同的人生階段的對比。早期以花喻人：「香臉半開嬌旖旎」、「造化可能偏有意」、「此花不與群花比」（〈漁家傲〉，頁8）的自矜與歡愉。中前期小別懷遠的〈玉樓春〉云：

紅酥肯放瓊瑤（苞）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蘊藉幾多時（香），但見包藏無限意。道人憔悴春窗底，閑（悶）損闌干愁不倚。要來小看（酌）便

⁵²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73。

⁵³ 陳祖美：《李清照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81-86；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28。

⁵⁴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幾首詠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頁136。

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頁 27)

徐北文說：「此詞章法，在於起承轉合之妙。」⁵⁵詞人以擬人手法，起寫梅花形色，承寫梅花芳香和精神，轉寫詞中人相思之苦，合寫盼夫歸來飲酒賞梅之急切。「蘊藉幾多」的梅香是客觀存在，「無限意」則是詞人主觀想像和精神寄託。「道人憔悴」二句，人花雙寫；「春窗」與「闌干」，既描述詞人所處環境，也是閨情詞中常用來與香意象相疊合，表達詞人相思懷遠的愁悶。

顛沛流離的後半生，鑄就詞人不同的風格與詞境。在李清照後期詞作中，床、帳、枕、被等閨房內物品更多地被置換成「夢」與「酒」的藝術符號。香意象也多以房中斷香、自然景物衰敗的殘香形式出現。中後期懷念故土之作〈訴衷情〉云⁵⁶：

夜來沉醉卸妝遲，梅蕊插殘枝。酒醒熏破春睡，夢斷不成歸。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接殘蕊，再撚餘香，更得些時。(頁 111)

殘梅取代「香臉半開」、「紅酥」、「瓊苞」的姿態和意蘊。詞人以殘梅幽香為引，抒發思想情感的波動：因愛梅而頭插梅枝，因愁而沉醉入睡，因梅香「熏破」而「夢斷」，因「不成歸」而怨憤，因寂寥而撚捻，詞中人的意緒一波數折。以夢寫愁，「夢斷不成歸」，揭示全詞主旨。「沉醉」說明飲酒多和心緒惡。三句排比「更接殘蕊，再撚餘香，更得些時」，「接」是「兩手相切摩」⁵⁷，對象是花朵，動作較重；「撚」是用手指搓轉⁵⁸，對象為花枝，動作較輕。這愁悶無聊的動作體現出詞中人的情緒狀態及對待生命的不同態度：掌心揉搓的「接」，體現出詞人的苦悶、無聊、甚至嗔怒等情緒狀態，其對待生命的態度則帶有嗔怨的蹂躪；指尖輕移的「撚」，屬無意的動作，詞中人若有所思，甚或無所思，是比較平靜的心理狀態，展示出較珍惜、愛憐的生命態度。⁵⁹斷夢已難續，詞人一連串看似無意識的動作，正是徒勞地想攫取空氣中最

⁵⁵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28。

⁵⁶ 徐北文以為南渡前閨婦懷遠之作，見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58。陳祖美認為是趙明誠守建康時之閨怨詞，見陳祖美：《李清照詩詞文選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頁 91；徐培均指認當為南渡後懷念故土之作，見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 112。

⁵⁷ 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頁 40。

⁵⁸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58。

⁵⁹ 俞香順：〈「一點詞心屬少游」——秦觀〈畫堂春〉鑑賞〉，《名作欣賞》3（2006.2），頁 60。

後殘存的香氣，藉以留下些可堪回味的憑據。

南渡後的〈菩薩蠻〉，以不同的表現手法抒發相同的鄉關之愁：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 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沉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頁131)

上片寫早春的風「柔」日「薄」，形容雖準確生動但並不顯特色；然隨之而來，脫去厚重冬裝換上夾衫的輕鬆、剛睡起時微寒感覺及鬢上殘損的梅花，如此細微的身體感描述則是其他詞家少有。詞人以身體的「微寒」喻心頭的淒清，鬢角「殘梅」比自身的飄零，委婉透露出的是一種不如人意卻又難言的惆悵。下片筆鋒陡轉，跨度極大：由身感涼意、鬢上花殘到酒醉香消、遙念故鄉。詞人刻意忽略其間的心理歷程，以過片的間歇停頓醞釀積蓄由聯想所引發的思鄉之情。「故鄉何處是？」是痛苦無解的詰問，只能寄寓「忘了除非醉」。然酒醉後是否真的能「忘了」離鄉亡國之痛呢？未正面回答的詞人，轉筆寫爐內熏香，「沉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間接描述的時間流逝。一覺醒來沉水香已燃盡，香氣也消散，但詞人的酒仍未醒；醉之所以深即愁之所以重也，而愁緒如此深重除因思鄉之苦，更因回鄉無望。

不以形色迷人，從來都是先聞其香方才覓得其蹤的桂花，在李清照詠花詞中獲得「花中第一流」的高度評價。〈鷓鴣天〉云：「暗淡輕黃體性柔，情疏迹遠只香留。何須淺碧輕紅色，自是花中第一流。」(頁4)「暗」、「淡」、「輕」、「柔」四字巧妙展現桂花顏色淡雅、姿態輕盈柔美之感。即使沒有「淺碧」、「輕紅」誘人之色，憑藉悠遠的香氣，亦堪稱花中第一流。南渡後的〈山花子〉，詠花而志不在花，只借花形、葉態、花性發揮，著重揭示桂花內在質性：

揉破黃金萬點明，剪成碧玉葉層層。風度精神如彥輔，太鮮明。 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結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夢，卻無情。(頁160)

詞人認為「梅蕊重重」失之俗，「丁香千結」失之陋，貶抑梅花、丁香，只為反襯桂花的卓爾不群。結句不直言花香，而說「熏透愁人千里夢」，則桂花之香自見。此與前

述「酒醒熏破春睡，夢斷不成歸」同一機杼。⁶⁰「卻無情」，貌似責怪桂花，實則讚頌其香。

後期另一首〈山花子〉云：

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熟水，莫分茶。 枕上詩書閑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終日向人多蘊藉，木樨花。（頁 118）

從詞情看應是李清照大病漸癒，思鄉兼憐己之作。詞人從身心感受起筆，擷取生活片斷：鬢髮斑白、臥看殘月、煎藥忌茶、看書賞景，生活事物：窗紗、豆蔻、枕、門、木樨花，敘述種種衰象樂事，無一不流露病中清靜閑適的心境，又無一不蘊含病中孤苦悲哀的心情。詞中對身體感的書寫除表現對自身的自憐自戀，同時也意味著對心靈狀態的自我梳理與反思。⁶¹香藥「豆蔻」有祛除氣滯、食滯，補肺氣，益脾胃等功效⁶²，病體猶虛的詞人不飲茶，只能煎煮豆蔻熟水取代茶飲來保養身體。木樨花即是桂花，本來是自己看花，詞人卻說花「終日向人」，著「蘊藉」二字，將幽香沁人的桂轉換成病中的良伴。俞平伯（1900-1990）說此詞「寫病後光景恰好。說月又說雨，總非一日的事情。」⁶³在此，嗅覺的香意象不僅是情感寄託的象徵物，更成為病中孤寂無依的詞人最佳的安慰物。

3、訴諸感覺的香意象

嗅覺意象並非都是對外界事物固有屬性與特徵的描摹。因詞體感受、情緒映照浸染，本來沒有氣味的物體也會散發出醉人芬芳。訴諸感覺的香非具象的名物，而是詞人將自己的心理感知寄託在香意象上來表情達意。李清照 4 首感覺香詞，從少婦閨中閑情的優雅從容，到晚年流寓江南撫今憶往的愁苦寂寞，形成鮮明對照。早

⁶⁰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123。

⁶¹ 徐北文說易安之病似因丈夫病逝過度哀傷，益之以北國淪喪，金兵進犯，個人和國家前景渺茫等多種因素造成。然詞寫三幅畫面，一曰「好」，一曰「佳」，一曰「蘊藉」，情與景不相諧調，這是詞人盡力往好處想，往佳處看，一種自我開解的方式，表現其剛毅曠達的性格。見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 121。

⁶² 「白豆蔻主治積冷氣，止吐逆反胃，……補肺氣，益脾胃，理元氣，收脫氣。治噎膈，除瘡寒寒熱，解酒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97），頁 505。

⁶³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唐宋詞選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頁 268。

期的〈浣溪沙〉，語言活潑，格調歡快：「繡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頁11）詞人以比擬、襯托的肖像摹寫方式，「繡面」、「芙蓉」，「笑」、「開」，兩兩相對，借芙蓉之開地襯托少女之笑。「開」字，既指芙蓉花開、少女顏開，又暗指情竇初開。「寶鴨」或指鴨形髮式、或指兩頰所貼鴨形圖案、或言釵頭形狀為鴨形的金釵⁶⁴、或謂鴨形香爐，無論所指為何，均與女性閨中意象相關切⁶⁵；「香腮」續寫著意妝扮的詞人，寄寓對美好愛情的嚮往與追求。

〈慶清朝慢〉或詠芍藥，或寫牡丹。⁶⁶雖未言明歌詠何種花卉，然從詞情可窺見詞人性格和早期生活瀟灑的情趣，為賞花偕友乘坐華美車子「東城」、「南陌」四處踏青；「香輪」言醉人的花香染透游春賞花的車子。「淡佇」、「綽約」、「天真」、「曉妝」、「豔態」，輔以「妒」、「笑」和「殢」等動詞，將芍藥（牡丹）形容成盼倩淑麗的傾國佳人。「芳塵」語意雙關，一則對「香輪」所揚起車塵美稱，二則指稱詞人所描述之入禁賞花的高雅活動或風氣。

對比南渡前後元宵佳節不同的情景，表現詞人對故國及親人的懷念與淒涼悲憤心情的〈永遇樂〉⁶⁷，是李清照的代表詞作之一。詞人對運用比手法來營造氣氛，烘托主題，並展示內心世界。上片布景，以四組物景依「正／正／反」模式鋪陳排列⁶⁸：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
 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
 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夕陽光輝如流金般燦爛的元宵佳節，是對節日氣象美好的肯定；然則詞人在肯定之餘即刻加以否定推翻，兩相對照，心緒自然不佳。下片敘事，將今昔情事依正反面目鋪陳排列，前六句述說昔日的賞心樂事：

⁶⁴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89。

⁶⁵ 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12。

⁶⁶ 芍藥說有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30、陳祖美：《李清照詩詞文選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46；牡丹說為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46。

⁶⁷ 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頁22。

⁶⁸ 施議對：〈李清照「易安體」的構造方法〉，《中國文學研究》3（1990.10），頁50。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
最後五句鋪陳今日的悲哀恨事：

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頁150)
透過意象組合與對比，詞人營構出「盛日」之樂與「亂世」之哀，同時也帶來心理上的變化與反差。訴諸感覺的「香車」意象，謂其謝絕相召，表明不孤獨，然這不孤獨的場面，反而令其顯得更加孤獨。⁶⁹往事如雲煙，昔日的溫馨與歡樂只能長留於記憶之中。

以暮春衰敗之景寫國破家亡、喪夫、顛沛流離等苦難所帶來無可排遣濃愁的〈武陵春〉云：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
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頁140)

同樣寫愁，李清照卻能自鑄新辭，以委婉纖曲的藝術手法，巧妙表達深沉複雜的內心感情，成為後世抒愁經典。沈祖棻（1909-1977）以「掃處即生」，說明此詞布局特點：首句春光「已盡」，說的是前一階段情景的結束。在未盡之時，芳菲滿眼，有許多動人情景可寫，可是在已盡之後，還有什麼可寫呢？這樣開頭，豈不是把可以寫的東西都掃除了嗎？及至讀下去，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另外一番情景。⁷⁰春花凋零殆盡，香染塵埃，是一種「結果」，至於雨橫風狂，花飛香消的「過程」則留待讀者想像。幾經喪亂的詞人隻身流落金華，倦懶無心妝扮，何況游春？「聞說」、「也擬」、「只恐」三組虛詞，顯示內心一波三折的起伏與轉折，由是點出風住塵香所觸發的物是人非的悲哀。

⁶⁹ 施議對：〈李清照「易安體」的構造方法〉，頁50。

⁷⁰ 沈祖棻以譚獻《復堂詞話》評歐陽脩〈采桑子·群芳過後西湖好〉首句說的「掃處即生」，作為歐詞與周邦彥〈望江南·遊妓散〉、李清照〈武陵春〉三首詞在布局上的共有特點。沈祖棻：〈〈武陵春〉鑑賞〉，收入賀新輝主編：《宋詞鑑賞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頁602。

三、李清照香詞審美觀照

香對於身體感官的作用，首先啟動的是主感官的嗅覺感知，其次是視覺、味覺、認知和記憶等副感官的連動感覺。人們對香的認識，可先從視覺觀看，觸覺撫摸，燃燒後則有嗅覺感知等感官間的次序性關係。因此，當主副先後的感官作用累積足夠的經驗與記憶，再次與香接觸時，即可產生多種知覺感官的連結與相互作用。⁷¹西方文化對嗅覺敏銳者，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一是未充分進化，較野蠻、心智較低的負面文化價值；另一是內在本質不矯揉造作、直接純真的正面文化價值。⁷²準此論點之正向評價來觀照李清照詞的香意象，可獲得一致性的價值觀點。

（一）香非一而并芳

相對於視覺可以透過圖像儲存於人的記憶中，嗅覺氣味既難以言說，不易儲藏，也無法隨意被召喚；然而一旦外界有所刺激，氣味即刻具有喚起的力量（*evocative power*）。因此，氣味象徵是「原型」（*prototypical*）象徵，其原理如同「轉喻」（*metonymy*）；這說明氣味是一個關鍵，經由該氣味會喚醒並重建當時整體氛圍，以一個部分來比喻整體。⁷³李清照幽香世界的主要關鍵詞是「愁」。從物與知覺的關連性出發，象徵愛情美滿、盟誓寄託的溫香意象，只留存在早期作品中。作為愛情象徵的「熏香」在中後期詞作，更加凸顯的是其文化儀式上的意義。

飄渺虛無的香是一種動態意象，全方位強化詞人對景物存在與變化的感受。以用香者的身體知覺角度看，早期的〈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頁 52）刻畫展示的是混合視覺與嗅覺經驗的朦朧而甜蜜的惆悵；儷影成雙、溫香縈繞的畫面，是詞人生命中少數美好的曾經，更多的是丈夫雖「在」卻經常「不在

⁷¹ 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入余舜德等：《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80。

⁷² Constance Classen, David Howes and Anthony Synnott, *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4. 轉引自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頁 81。

⁷³ Dan Sperber, *Rethinking Symbo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6. 轉引自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頁 84。

場」的記憶；因此，詞人所緬懷的「銷魂」氣味，既源自新婚燕爾的美好愛情體驗，同時也是心繫遠方的懸念。通過嗅覺，詞人捕捉香濃香散，其中的衾枕馨香不僅代表愛情圓滿，更象徵著對某種生活情境的嚮往與渴求。作為本應在房中陪伴卻缺席不在場的情人替代物的香氣，隨著南渡家毀夫亡國破，或烟形取代香氣：「背窗雪落爐烟直」（〈菩薩蠻〉，頁 102）；或香斷不續：「斷香殘酒情懷惡」（〈憶秦娥〉，頁 51）；或直接隱蔽氣味與烟形：「沉香烟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頁 123），渲染的正是排除嗅覺及視覺經驗的淒清與冰冷。這個由孤寂堆積起來的幽香世界，氣味斷續縹緲，卻飽含詞人深沉的感情，撩撥其敏感的內心，在孤寂歲月中忽隱若顯地勾起昔日美好的記憶，最終成其生命中一道特殊的風景。

香料在作為隱喻之前，首先是一種被製造、使用及感知的物品。基於這種與人切身相關之物的特性，香方才擁有象徵的力量。然一切與香相關的物質特性，如香氣、烟形，都需經過燃燒後才有可能發生。⁷⁴熏香依其燃燒狀態可分為熱香和冷香，李清照詞中的香意象，更多的是房中斷香、自然景物衰敗的殘香及淒涼環境中的冷香。香消爐冷、花落香散，隨著時空流逝變換，香氣由濃轉淡，當最後一縷香殘烟斷，標誌著美好事物也隨之消亡。香「斷」、「殘」、「冷」之指涉，一如美國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譯李商隱詩所言：「『殘』把『毀滅』和『消逝』的意義同『存留』的意義結合在一起。……殘花的價值就在於它們是最後的，在於它們同另一段時間的聯繫。」⁷⁵昔日生活雅趣中助眠的沉香、安神的瑞腦已失去作用，然詞人仍苦心孤詣懷揣著，正因冷香、殘香、斷香之終極意義已不僅止表現缺失，更是喚起過去記憶的象徵物，是詞人生命中的僅存。

（二）暖香幽香境不同

同為宋代婉約派代表詞家，柳永（987？-1053？）和李清照均藉助「香」來傳遞情感、志趣以及人生境遇。然正如王兆鵬（1959-）所言：「每一時期的作家個體、群

⁷⁴ 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4：2（2006.12），頁 37-73。

⁷⁵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91。

體，由於時代環境、文化氛圍的差異，他們的社會角色、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人生理想、審美情趣各不一樣，心態、情感也大不相同。」⁷⁶兩人筆下的香意象，因各自的生活環境、性格氣質，更重要的是性別上的差異，形成風格迥異的浪子暖香與淑女幽香之別。

柳永雖出生仕宦之家，卻跨越背景藩籬，混跡秦樓楚館，為歌妓樂工填詞，將晚唐五代業經文人「變俗為雅」的歌詞，又「以雅從俗」，下移至市井坊曲，模糊雅俗界限，從而促成詞在藝術上兼具市井和士林色彩的兩棲性。⁷⁷這市井俗詞與士林雅詞大致將柳永詞作區分為兩大主調：「豔情男女」與「羈旅愁思」。柳詞中的香意象多集中描寫豔情男女的俗詞，詞人敏感地捕捉閨房女子的芳香之美，透過「香雪」、「香雲」、「香靨」、「香衾」等意象描繪女子之香，如〈慢捲紬〉：

閒窗燭暗，孤幃夜永，欹枕難成寐。細屈指尋思，舊事前歡，都來未盡，平生深意。到得如今，萬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對好景良辰，皺著眉兒，成甚滋味。紅茵翠被。當時事，一一堪垂淚。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算得伊家，也應隨分，煩惱心兒裡。又爭似從前。淡淡相看，免恁牽繫。⁷⁸

這是一首追憶舊歡之作，詞人以第一人稱訴說著對女子的相思情意，從自己的孤枕難眠，設想對方的寂寞苦惱，從而「萬般追悔」地祈願：「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猶睡。」整首詞「既無環境的醞釀，亦無氣氛的營造，只刻意模擬聲態，……不涉及高遠的理想，無關思想的深度，亦無身世之感、人生之嘆。」⁷⁹

柳永閨情詞中思婦形象多樣，香意象指涉的對象亦泛化，如〈少年游〉：「薄情漫有歸消息，鴛鴦被、半香消。」（頁136）〈集賢賓〉：「幾回飲散良宵永，鴛衾暖、鳳枕香濃。算得人間天上，惟有兩心同。」（頁101）〈小石調〉：「念倚玉偎香，前事頓輕擲。慣憐惜。饒心性，鎮厭厭多病，柳腰花態嬌無力。」（頁84）這類書寫風流

⁷⁶ 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157。

⁷⁷ 王國瓔：〈柳永詞之世俗情味〉，《漢學研究》19：2（2001.12），頁285。

⁷⁸ 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65。按：以下引柳永作品悉以此書為準，逕標頁碼於其後，不再一一附註。

⁷⁹ 王國瓔：〈柳永詞之世俗情味〉，頁294。

韻事，描繪兩情依依的綺羅閨閣之香的情景，是柳永詞中香意象的典型。

宦情與旅愁，是柳詞中另一主題。仕途失意的詞人，以生命本真的體驗，擺脫艷情詞的香濃纖麗，訴說羈旅行役之愁。葉嘉瑩指柳永的「羈旅窮愁之詞」，拓展「花間詞」以來男女離情相思詞的情味意境，是柳永對詞境擴大的主要貢獻。⁸⁰以 135 字長篇敷寫而成的〈浪淘沙慢〉，極力鋪敘詞中人心理狀態與情思活動。第一片寫詞中人夜半酒醒時的憂戚；第二片：「愁極。再三追思，洞庭深處，幾度飲散歌闌，香暖鴛鴦被，豈暫時疏散，費伊心力。殢雲尤雨，有萬般千種，相憐相惜。」（頁 101）由前片的「憂戚」導入，說「愁極」，從而轉入對往事的「追思」。詞人以濃郁的香意象：「香暖鴛鴦被」，追憶往昔相憐相惜的無限柔情。然則，無論是書寫男女艷情，抑或羈旅行役，柳詞中的柔婉華艷的浪子暖香，正體現詞為豔科的婉媚特徵。

不同於男性詞人多從外部角度觀看揣測女人，並將個人幽思和綺懷「移情」於詞中的對象，故男性作家詞中多從視覺感官上著墨女性的容貌和衣飾，或以香意指代美人。李清照詞則不然，她從內在體悟自我形象，其香詞中僅一首用以指稱美人⁸¹，對於女性容顏亦未刻意描述。香氣是詞人詩興的觸媒，同時又是感情話語敘述的憑藉。李清照香詞中所發散的香氣主要是熏香和花香，兩者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上的意義。李清照香詞中有關時間意象的表達多樣，詞人尤喜從黃昏到黑夜時刻：「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滿庭芳〉，頁 113）黃昏是夜的開始，也是萬物歸於寂靜的出發點。正如錢鍾書所云：「蓋死別生離，傷逝懷遠，皆於黃昏時分，觸緒紛來，所謂『最難消遣』。」⁸²隱去視覺的黑夜，為香氣的揮發提供時間上最佳的契機。詞人隱藏在黑夜的幽香予人細膩纏綿、微妙含蓄的美感，且善於撩撥勾引人的感觸與回憶；與此同時，作為個體意象出現的黑夜常與「夢」意象共構成完整詞境。〈鷓鴣天〉：「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頁 101）從醉酒寫鄉愁，「夢斷」是因思念故國，更為回鄉無望，故夢醒之際只能藉瑞腦香氣安定情緒。不同於柳永筆下多寫歌妓綺怨的暖香，隱去視覺的寒夜暗香，讓李詞多一份仕女的矜持與優雅，敏

⁸⁰ 葉嘉瑩：〈論柳永詞〉，收入繆鉞、葉嘉瑩合撰：《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1989），頁 152-154。

⁸¹ 李清照〈浣溪沙·繡面芙蓉一笑開〉以「香腮」形容美人。（頁 11）

⁸² 錢鍾書著，舒展選編：《錢鍾書論學文選·相思與薄暮》第 2 冊（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頁 295。

銳感受香氛的細微變化，恍惚朦朧的場景進一步牽動詞中人的心緒。

（三）花月依舊情已非

由於氣味難以留存及對嗅覺用語的缺乏，使氣味很難用科學概念或哲學觀念來把握，得須借助作家筆下文字的回想。回憶在詩歌創作中有著重要的審美意義；它飽濡作家對往昔歲月的深刻體驗，穿越時空的重重障蔽，規避理性離析與知性分解，將原已依稀難辨的舊日軌跡重構為當下感知的圖景。⁸³只是回憶有選擇性，在銘記與遺忘之間，往事於焉新生。〈轉調滿庭芳〉通過追憶當年與丈夫共同體驗的「勝賞」：「生香薰袖，活火分茶」（頁 146），即便戶外風狂雨暴，仍可盡情煮酒，悠閒享受雨後殘花的怡然。曾經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雅趣，對比今日尊前「不成懷抱」的匱缺，詞人回憶的美好與現實的感傷，不僅深化審美意象的張力，也增強詞作的內蘊。在丈夫亡故十五年後，詞人寫下〈偶成〉：「十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昔時。」⁸⁴重提當年賞花勝事，「安得」一語蘊含無限憾恨，更與「得似舊時那」文本互見。一生享受過愛情歡樂的詞人，卻也更加飽嘗愛情失落的悲痛。其詞或顯或晦寫出心靈上難以癒合的愛情創傷，並經由回憶再次咀嚼回味與丈夫悲歡聚散的種種瑣事細節。

只是，人的「記憶就像狗一樣，窩在牠自己想待的地方。……記憶也還是像隻狗，唧回我們才丟棄的東西。」⁸⁵回憶通常需要藉由記憶之物來喚醒。嗅景與記憶的關係正如同法國作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所描述：

凡形狀，一旦消褪或者一旦黯然，便失去足以與意識會合的擴張能力，……但是氣味和滋味會在形銷之後長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說更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說更虛幻卻更經久不散，更忠

⁸³ 張晶：〈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審美回憶〉，《文學評論》5（2001.9），頁 128。

⁸⁴ 此詩是黃盛璋從《永樂大典》輯出，既彌補四庫館臣疏漏，亦為文學史增添一頁新內容。見黃盛璋〈李清照事蹟考辨〉（《文學研究》1957 年第 3 期）：「《永樂大典》八八九冊十八頁錄有〈李易安集偶成〉一首。」轉引自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頁 220。

⁸⁵ 〔荷〕杜威·德拉伊斯瑪著，張朝霞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為什麼「遺忘」？》，頁 10。

貞不矢（作者按：應作「忠貞不渝」或「矢志不渝」）⁸⁶，它們仍對依稀往事寄托著回憶、期待和希望，它們以幾乎無從辯認（作者按：應作「辨」）⁸⁷的蛛絲馬跡，堅強不屈地支撐起整座回憶的巨廈。⁸⁸

這種由氣味勾起情感記憶的連結過程，被心理學家稱之為「普魯斯特現象」（Proust phenomenon）。⁸⁹美國作家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 1948-）進一步詳述這種由氣味撩起原初感覺、喚醒當時記憶，讓人無所遁逃的感覺：

氣味是包裝好的記憶，……我們的大腦把這些最初的氣味和遙遠的情感聯合在一起，……氣味可以喚起深層的記憶，向潛意識說話。……很少有事物如氣味這般值得記憶，它可以掀起濃重的懷舊思緒，因為早在我們來得及編輯修改之前，它就勾起了強有力的印象和情感了。⁹⁰

誘發詞人重溫過去的記憶之物正是惹夢、擾夢的眾香。晚年飽經風霜愁思難解的詞人，除藉香意象作為傳達情感傳達的載體，更延續詩酒風流遺韻，「不獨雄於閨閣」⁹¹的醉酒詞與香意象並置疊加，完美呈顯其「雙性化」的特徵。⁹²曾經「金尊倒，拚了畫燭，不管黃昏。」（〈慶清朝〉，頁29）以花香酒意完美詮釋任情生活的詞人，而今「酒」已不再是一晌貪歡的佐料，是消愁釋懷、自我解脫的工具：「故鄉何處是？

⁸⁶ 原著「fidèles」意為「忠實的」。中文的「矢」有：（1）箭（2）正直、端正（3）發誓（4）陳列等意思，聯經版中文譯本譯作「忠貞不矢」，詞意不通，疑應是忠貞不渝、矢志不渝之誤。

⁸⁷ 原著「impalpable」意為「不可觸知的」、「難以察覺到的」，形容不能以觸感得知或難以察覺的回憶。聯經版中文譯本作「辯認」，疑為「辨認」的訛字。見 Proust, Marcel,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Paris: Gallimard, 1988), pp. 46-47.

⁸⁸ 〔法〕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李恒基、徐繼曾譯：《追憶似水年華 I》（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53。

⁸⁹ 不著撰人：〈超普通心理學〉，《維基教科書·自由的教學讀本》網站，2016年6月，網址：<https://zh.wikibooks.org/wiki/超普通心理學>（2020年2月2日上網）。

⁹⁰ 〔美〕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琪譯：《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159-160。

⁹¹ 「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位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明·楊慎：《詞品》，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頁88。

⁹² 胡河清曾提出一個觀點說天才人物往往體現出「雙性化」特徵，詳胡河清：《胡河清文存·雙性化：生命的悖論狀態》（上海：三聯書店，1996），頁275。葉嘉瑩也認為李清照才華獨具，無論詩詞文章，任何體裁作品，「皆有可觀，且無絲毫之婦人氣。」見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261。

忘了除非醉。」(〈菩薩蠻〉, 頁 131) 詞人欲藉酒醉忘卻故鄉, 然其實正是因為忘不了才寄情於酒, 酒醒後鄉愁卻又更濃。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曾說「醉」是:

高度的強力感,……時空感變了, 可以鳥瞰無限的遠方, 就像可以感知一樣; 視野開闊, 超過更大數量的空間和時間; 器官敏感化了, 以致可以感知極微小和瞬間即逝的現象; 預卜、領會哪怕最微小的幫助和一切暗示, 「睿智性」的感性。⁹³

藉著這種酒與醉的力量, 詞人得以衝破現實生活的羈絆, 煥發出自我解脫的精神自由。抒寫晚秋霜晨庭院淒寒肅殺景象並借飲酒以暫忘鄉愁的〈鷓鴣天〉, 結句「不如隨分尊前醉, 莫負東籬菊蕊黃。」(頁 101) 正是以解脫之筆宕開淒楚, 展現灑脫的詩酒豪情, 自我寬慰不再斷喪自性的代表。

四、結語

宋代文人盛行用香、製香, 舉凡作詩填詞、宴客會友、撫琴賞花、案頭枕邊、獨居默坐、燈前月下, 無處不焚香。生長於香文化高峰期的李清照, 在以閨情為主題的離愁別緒詞中, 香意象與室內物品、戶外物象、時令節候及身體感等意象群相互疊加, 突出體現思婦、棄婦與懷鄉的主旋律。人生的前半段, 在愛情最美滿的時光中, 詞人每每被離愁相思纏繞; 閨室內裊裊熏香混合著視覺與嗅覺的體驗, 牽動詞人內在的情感、靈魂與精神。人生的後半段, 在最需要安定生活的時刻裡, 詞人卻又被迫輾轉流離; 冷冽幽靜的香氣, 總在夢斷酒殘、將醒未醒之際出現, 聯繫的是迷離恍惚的夢境與真實。作為沒有權利也無義務承擔社會責任的封建社會婦女, 因愛情缺失所造成生命中無法填補的焦慮與愁苦, 只能停留在閨怨和身世之歎。孤

⁹³ 〔德〕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著, 孫周興譯:《權力意志》(上海:商務印書館, 1991), 頁 510。

寂的詞人閨中熏香、戶外賞花，春日的沉香，深秋的瑞腦，自開自落的梅、藕、菊、桂，惹夢、擾夢的眾香，無一不撩撥詞人敏感的心靈，作為「記憶的最佳線索」⁹⁴的氣味成為易安詞中的典型意象。

如前所述，借助身體、物體與知覺來理解和表達世界是李清照詞作的慣用手法。無論抒寫相思抑或托物寄情，氤氳的香氣總與周圍的景物、回憶中的場景融合在一起，緊緊包裹著、影響著詞人的心緒。然由於氣味的散發性與延續性特徵，我們很難為李清照具體描繪一幅嗅覺經驗的氣味地圖，但作為詩興觸媒的香氣可以提供探尋詞人生命軌跡的線索；透過對香意象的審美分析與觀照，能幫助我們了解詞人身上曾經發生的事，以及與此相關的人、事、物。

綜言之，李清照詞中縹緲易逝、形態多變的香意象所營造出的意境，不僅體現她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人的雅緻生活，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詞人運用香意象所形成婉約含蓄的創作風格，成為「易安體」的基本特徵，並與其人生情態相映合。儘管舊情無法再續，舊歡不會重來，然則詞人埋藏在氣味中的情感卻是真真實實的存在。人生所經歷過的傷害與破壞會影響重塑意義的方式。李清照的香詞以氣味串聯記憶與情感，結合嗅景重建回憶，隨著詞作中的氣味嗅景由芳馨馥郁漸次消散至渺然無跡，詞人的生命圖景也從率性精彩轉折到平淡豁達。儘管香氣的「殘」、「斷」昭示著「消逝」、「毀滅」，然而沒有缺陷將無法完整；正因為失落，詞人的生命才有了真實可感的價值與重量。

⁹⁴ 〔美〕瑞秋·赫茲（Rachel Herz）著，李曉芸譯：《氣味之謎：主宰人類現在與未來生存的神奇感官》（臺北：方言文化，2009），頁12。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晉·葛洪著，楊明照校箋：《抱朴子外篇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宋·王灼著，李孝中、侯柯芳輯注：《王灼集》，成都：巴蜀書社，2005。
- 宋·朱弁：《風月堂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91。
-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
- 宋·李清照著，何廣棧輯撰：《李易安集繫年校箋》，臺北：里仁書局，1980。
- *宋·李清照著，徐北文主編：《李清照全集評注》，濟南：濟南出版社，1990。
- *宋·李清照著，王仲聞校注：《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箋注：《李清照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宋·李清照著，黃墨谷輯校：《重輯李清照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宋·柳永著，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宋·洪芻：《香譜》，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世界書局，1961。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臺北：世界書局，1976。
- 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4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宋·張端義：《貴耳集》，臺北：廣文書局，1969。
- 宋·莊綽：《雞肋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宋·黃昇：《絕妙詞選》，收入唐圭璋等點校：《唐宋人選唐宋詞》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70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

宋·劉辰翁著，蕭逸校點：《須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宋·蔡襄：《茶錄》，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宋·謝伋：《四六談塵》，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明·王廷相：《王氏家藏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97。

明·楊慎：《詞品》，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

清·汪昂著，謝觀、董丰培評校：《本草備要》，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6。

清·楊學淵等編：《章邱縣鄉土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清·劉熙載著，薛正興點校：《劉熙載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唐圭璋：《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

唐圭璋等點校：《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法〕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著，李恒基、徐繼曾譯：《追憶似水年華 I》，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收入車文博主編：《弗洛伊德文集》，長春：長春出版社，2006。

〔德〕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著，孫周興譯：《權力意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91。

二、近人論著

不著撰人：〈超普通心理學〉，《維基教科書·自由的教學讀本》網站，2016年6月，
網址：<https://zh.wikibooks.org/wiki/超普通心理學>（2020年2月2日上網）。

王兆鵬：《唐宋词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王偉勇：《中外詞學碩博士論文索引（1935-2011）》，臺北：里仁書局，2016。

- 王國瓔：〈柳永詞之世俗情味〉，《漢學研究》19：2（2001.12），頁 281-311。
- 何廣棧：《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臺北：九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
-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
- 俞香順：〈「一點詞心屬少游」——秦觀〈畫堂春〉鑑賞〉，《名作欣賞》3（2006.2），頁 59-61。
- 施議對：〈李清照「易安體」的構造方法〉，《中國文學研究》3（1990.10），頁 50-53。
- 胡河清：《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6。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清代婦女彈詞小說中的自我呈現〉，收入張小虹編：《性／別研究讀本》，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 97-133。
-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 *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4：2（2006.12），頁 37-73。
- 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收入余舜德等：《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63-101。
- 張淑香：〈男性情色幻想的美典——溫庭筠詞的女性再現〉，《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7（2000.9），頁 69-138。
- 張淑香：〈典範·挪移·越界——李清照詞的「雙音言談」〉，收入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 25-76。
- 張晶：〈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審美回憶〉，《文學評論》5（2001.9），頁 128-135。
- *陳祖美：《李清照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陳祖美：《李清照詩詞文選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11。
- 賀新輝主編：《宋詞鑑賞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 *葉嘉瑩：《詞學新詮》，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褚斌傑等編：《李清照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

錢鍾書著，舒展選編：《錢鍾書論學文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0。

* 錢鍾書：《七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繆鉞：《詩詞散論》，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4。

繆鉞、葉嘉瑩合撰：《靈谿詞說》，臺北：國文天地，1989。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美〕瑞秋·赫茲（Rachel Herz）著，李曉芸譯：《氣味之謎：主宰人類現在與未來生存的神奇感官》，臺北：方言文化，2009。

* 〔美〕黛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著，莊安琪譯：《氣味、記憶與愛欲：艾克曼的大腦詩篇》，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 〔荷〕杜威·德拉伊斯瑪（Douwe Draaisma）著，張朝霞譯：《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為什麼「遺忘」？》，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Proust, Marcel, *Du côté de chez Swann*, Paris: Gallimard, 198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Hsun, "Scent as Substance: The Material Basis of Chinese Incense-Fire Rituals and Concepts" i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4.2 (Dec. 2006), pp. 37-73.
- Chen Zu Mei, *Li Qing Zhao Ping Zhua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Li Qing Zhao]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Diane Ackerman, *Qi Wei, Ji Yi Yu Ai Yu: Ai Ke Man De Da Nao Shi Pian* [An Alchemy of Mind: The Marvel and Mystery of the Brain] trans. by Zhuang An Qi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Douwe Draaisma, *Ji Yi De Feng Jing: Wo Men Wei Shen Me Xiang Qi You Wei Shen Me Yi Wang?* [Why Life Speeds Up as You Get Older: How Memory Shapes Our Past] trans. by Zhang Zhao Xia (Taipei: Azoth Books, 2013).
- [Song] Li Qing Zhao, *Li Qing Zhao Quan Ji Ping Zhu*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 of Li Qing Zhao's Complete Works] ed. by Xu Bei Wen (Jinan: Jinan Publishing House, 1990).
- [Song] Li Qing Zhao, *Li Qing Zhao Ji Jiao Zhu*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 of Li Qing Zhao's Complete Works] coll. by Wang Zhong Wen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Song] Li Qing Zhao, *Li Qing Zhao Ji Jian Zhu* [The Collation and Comment of Li Qing Zhao's Complete Works] annot. by Xu Pei Jun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2002).
- Qian Zhong Shu, *Qi Zhui Ji* [The Seven Mending]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 Publishing House, 1994).
- Tang Gui Zhang, *Ci Hua Cong Bian* [Series of Notes and Comments on C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Ye Jia Ying, *Ci Xue Xin Quan* [New Interpretations of Ci] (Taipei: Laureate Press, 2000).